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 故乡的香椿树

■莺歌唱晚

□陈莹

有一种蔬菜,是长在树上的,它的名字叫香椿芽。

我对香椿芽,可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哩。在我老家的后院里,就生长着两棵茁壮的香椿树。从小学到初中,我基本上包揽了采摘香椿芽的活儿。那些长在低处的椿芽,徒手就能够着;而长在高枝上的叶芽,就得借助工具了。工具极其简单,只需在竹竿的顶端绑上一个铁钩子,而后瞄准椿芽,一伸,一拧,一缩,就能轻松地将椿芽掰下。对于孩童来说,这得算是一件既有挑战性,又有成就感的工作,情趣盎然,所以久干而不厌。

香椿芽应该是春天最殷勤的使者,年复一年,殚精毕力,所有的付出都是不含任何私心的。第一茬刚刚采完,第二茬立

即探出头来,前赴后继,十分赶趟儿。当每年第一茬香椿芽端上餐桌时,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感官上的享受,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愉悦。那是多么娇嫩的一簇簇珍馐呀,色彩鲜绿,奇香扑鼻,令人馋涎欲滴。如果椿芽采得多了,一时享用不完,只需将其洗净晾干,搓之以盐,装入瓷坛子存放,便可以从今春吃到与明春对接。现在有了冰箱冰柜,存放更加便当,能够天天吃到新鲜的美味了。

香椿芽的习性与茶叶有一拼,都是非常讲究时令的。香椿树在初春时发芽,但“打香椿”(采摘香椿芽)的时间性却很强,清明过后、谷雨之前为最佳采摘时机。香椿嫩了是菜,老了是草。有句老话:“雨前椿芽嫩无比,雨后椿芽生木体。”人们喜欢吃香椿芽,要的就是那分鲜嫩劲儿。有人把食用香椿称为“吃春”,很有些诗意呢,真是太有才了。

谷雨过后,香椿的芽茎里就生成了木杆儿,无法嚼烂下咽了,咱当地的土语是“长砦儿”。记得在我家,即使对“长砦儿”的香椿芽,奶奶也会将它们放在石碾上滚轧,将皮儿剥下,再加盐和香油调制,同样是清香无比的美食。

“长砦儿”后的香椿芽开始疯长,香椿树一下子就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了,每棵树都会撑起一把硕大的遮阳伞。白天,孩子们可以坐在树荫凉儿里写作业;写烦了,便起身取下树身上流出的金黄色树脂,随心所欲地捏几件小玩意儿,内心涌动着创造的快感。到了晚上,常有大人围着香椿树喝茶水,唠家常,有时就开起故事会来,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香椿芽是长在树上的蔬菜,是谦谦君子菜。椿芽的吃法多矣,香椿拌豆腐,香椿炒鸡蛋,香椿烙饼,香椿水饺,腌香椿,炸香椿,香椿炸酱面等等,

其中以炸“香椿鱼儿”和香椿芽炒鸡蛋最为人们所青睐。炸香椿鱼儿的做法很简单,将洗净的香椿沥干水分后,加盐揉搓均匀,再滚上调好的面糊,放入热油中炸黄捞出,盛盘即可食用。整个香椿炸成后,外皮金黄,内裹碧绿,芳香浓郁,形似小鱼,故称“香椿鱼儿”。而香椿芽炒鸡蛋,则是把香椿切成碎末儿,与鸡蛋、食盐、味精一起搅匀,倒入热油锅中煎炒片刻即成,油而不腻,醇香爽口。对于食客来说,香椿芽无论怎样制作都好吃,都会让人食欲大增;怎样食用都适宜,都会让人胃口大开。

香椿芽的地位,在夏至前后会显得尤为突出。冬至饺子夏至面,夏季最常见的食品是凉面。而对于凉面来说,香椿芽与胡萝卜咸菜是必不可缺的佐料。你不信,换上别的佐料试试,保管让你大跌眼镜。

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家也已经十几年无人居住了。清明

回家上坟,到老院去看了一下,院墙已经逐渐破损,房顶上摇曳着荒草,但那两株香椿树依然健在。每到春天,它们就会准时升起一片翠绿的旌旗,老树新芽儿,活泼泼的,欣欣然的,将美丽芬芳奉献给人间。有位替我们看护家院的街坊大爷,一直在享用着它们无私的馈赠呢。

不仅如此,我还意外地发现,在老树的周围,不知何时又悄悄冒出了几株幼小的香椿树苗,虽然柔弱,却洋溢着勃勃生机。我记起了老人们说过的话,香椿树是根生的,只要有根在,就会有小生命不断孕育出来。我俯下身去,轻轻抚摸着那几棵幼苗,心中充满了怜爱与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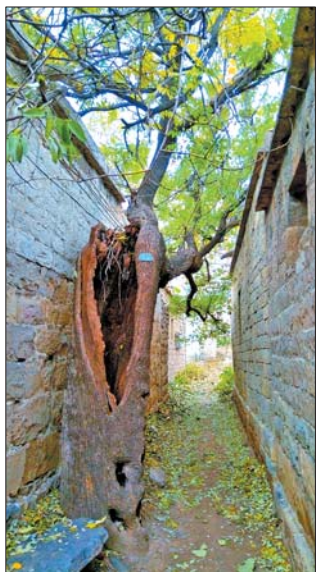
每年春天,亲朋好友都会为我送来“君子菜”,时常“吃春”,倍感幸福。昨夜有梦,依稀回到了童年,又爬上了故乡的香椿树,在温煦的春风里,既笨拙又欢快地采摘着一树馨香,一束心香……

## 雁落山下古村落闫家楼

文/片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福平

在长清区归德镇的最南端有一座山岭,因南迁北徙的大雁常在这里驻足觅食被称作雁落山。明朝中叶(约1500年),一户姓闫的人家搬来这里并在东山坡上修建起一座小楼居住,久而久之,闫家楼也就成了村名,500多年过去了,闫氏修建的小楼早已没了踪影,但古村遗留下的街巷、老树、舍居却仍然像以前那样纯正而绵厚,悠久而深长。



历经沧桑岁月的大槐树生命力非常旺盛。

### 抗战期间曾诞生了 济南最早的县级党支部

闫楼村在历史上叫南坦山村,也叫西崖庄、后街等。由于是建在雁落山的东山脚下,整个村子自然也就成了西上东下的地势,所以古村高低回环,民居错落有致。而建房用的材料为就地凿取的青石,连几条东西向大街上的路面也全是青石板铺成的,整个村子平时静谧安详,民风淳朴。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古山村,在抗战期间的1938年1月,以闫楼人魏金三为主的中共长清县临时支部在村民魏立政家的地窖里成立,这也是济南市最早成立的县级中共党组织。

时隔不久的1938年6月,以这个临时支部成员为班底的中共长清县委成立,临时支部书记万晓塘被选为县委书记(1958年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魏金三任军事委员,不久接任县委书记。在这届县委的领导下,济南市最早的一块抗日根据地——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在闫楼村周边建成并呈燎原之势。但令人痛心的是,济南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魏金三同志于1942年9月在范县张秋镇抵抗日伪扫荡时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现在魏立政的老家也就是临时支部成立的地方,已被申批为爱国教育基地,而闫楼村所在的归德镇人民政府,也先后拨付十多万元对这一红色遗



胜天大渡槽雄姿。

址进行修缮、改造、升级,并在院东建成一处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小广场,以方便村民文体活动及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 宛如迷宫般的张家拐儿

在闫楼村东的大街南侧,有一条很特殊的胡同非常出名,这条胡同就是连接闫楼村和西张村的张家拐儿。说特殊,则因为这条胡同不像别处小巷那样顺直,而是拐弯特别多,从北到南有十二三个。走进五六米就得拐一个弯,拐一个弯就是一个人家,短的时候也就是几米就得拐弯。有的拐弯处还有大门,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别人的院内“深陷其中”,而不得回来重新择路而行。

村民张述中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前,张家拐儿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人疙瘩”,也就是这里住的人特别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这些交通极为不便的深宅僻巷中的村民几乎

全部搬了出来。

现在张家拐儿已面目全非,除中间的一段还能看出当年的神韵外,最北边已拆成平地,而最南端则是一户村民截断三四个拐儿直接翻建成了新的住宅。

### 枝繁叶茂的村中大槐树

由于闫楼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村子的建设向北部平坦的地方逐渐滚动,原先从雁落山一直通往村东小池塘大街两旁为主的老村落,便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古街古巷的完好,也为生长在这里的许多古树,提供了难得的安全条件。

在魏家台一条东西向的胡同里,就生长着一棵树龄上千年的大槐树,很值得让人一看。

这棵由济南市绿化委员会挂牌编号“B6-0485”的古槐树,生长在这条只有2米多宽胡同的南墙根,树身约有2米半高,胸径80厘米,树心已全空。但让人称奇的是,这棵古槐枯而不死,空而又生。在树皮的北方位,则又

生长出东西两千主枝,两千主枝衍生出的枝叶将整条胡同几乎全部遮掩成一个绿色世界。如此顽强生命力的古槐生长在这全为石头砌筑的小巷内,简直成了闫楼村不可多得的一道美景。

像这样枝繁叶茂、姿态优美的古槐,在闫楼村还有好多棵,光济南市绿化委挂牌保护的就有五六棵之多,这在其他村庄是比较少见的。

### 雄伟壮观的胜天大渡槽

过去的闫楼村及所在的坦山片区,十年九旱,自古缺水,每逢遇到降水特别稀少的年份人畜吃水都非常困难。人们至今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季,人民解放军驻长清南山部队就曾派出军用槽罐车为闫楼村的乡亲运送饮用水。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现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的泰安行署及长清县投巨资在归德镇的顾小庄、南马村附近修建起由三级五站组成的红旗引黄电灌站,而规模宏大的胜天大渡槽,就是输水干渠最重要的控制点工程。

胜天渡槽坐落在闫楼村北500米处,全长一华里,宽约三米半,槽深一米六,高四到八米不等,由72孔拱桥组成,横架在两山之间。在渡槽中间位置,建有供方便交通的主桥及桥头堡,桥头堡的顶端,装有4颗巨大的红五星。

现在的胜天渡槽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为了留住人们战天斗地、奋发图强的记忆和象征,2013年,渡槽及红旗电灌站被济南市人民政府列为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投稿邮箱qlwbircq@163.com。